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海蒂

HAI DI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瑞士]约翰娜·斯比丽 / 著 颜朝霞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婆婆坐着一动也不动，她双手握在一起，心里满是难以形容的欢乐，脸上却淌着泪水，这样欢乐的表情，海蒂还从来没见过。海蒂谈完了，婆婆请求她：“啊、海蒂，再读一遍吧，从‘今日我们遭受磨难，感受痛苦悲怆’开始。”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海蒂

Hai Di



[瑞士]约翰娜·斯比丽/著

颜朝霞/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瑞士)约翰娜·斯比丽著 颜朝霞改写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5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ISBN 978—7—5354—6536—8

I.海… II.①约…②颜…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缩写 IV.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15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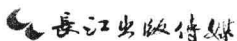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杨岚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新奇遇文化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6 插页:6页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5千字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海蒂》是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施皮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之一。

小说以景色怡人的阿尔卑斯山为背景，集中描写了善良纯真的海蒂数年内的成长经历。

五岁时，海蒂被姨妈送上了山和性格古怪的爷爷一起生活。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后来，姨妈又把她送到城里的有钱人家，去和有残疾的小姐克拉拉做伴，在那里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却没有山中优美的风景与无拘无束的自由，因此海蒂寝食难安，日渐消瘦，思乡成疾。最后，海蒂终于又回到了大山，和山里的人们快乐地生活着，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海蒂虽然出身贫寒，从小父母双亡，命运波折，但她却用一颗乐观开朗的心来面对生活，她随时随地都像天使一样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是她用爱感化了性格孤僻、与世隔绝的爷爷；让失明的婆婆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鼓励厌学的彼得学习知识；帮助残疾的克拉拉站起来……

在《海蒂》中，作者通过对乡村与城市，穷人与富人，大人与孩子等不同侧面的描绘，展现出一幅风景优美，鸟语花香，人们互爱互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胜景，谱写出一首温暖感人的童心赞歌。

《海蒂》是以刻画人物而著称的作品，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许多生动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作者通过优美的笔触、细腻的描写手法，把一个可爱天

真、充满爱心的海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为了她的故事而欢笑，哭泣，细细读来仿佛经历了一场爱与美的洗礼。

《海蒂》是一本能够让家长和孩子们都深受启发的心灵读物，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自它出版一百多年来，至今仍拥有大量读者，且不断被译各种文字，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这都表明它确实是一部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好作品，值得好好捧读。



目 录



上卷 海蒂的学习与游历

1	上山投奔阿尔姆大叔	3
2	和爷爷在一起	14
3	在牧场上	21
4	在婆婆的小屋里	33
5	两个客人	45
6	新的生活,新的开始	55
7	罗特迈尔小姐倒霉的一天	63
8	西西曼家出了大事	76
9	西西曼先生听说的新鲜事儿	86
10	奶奶	92
11	海蒂既有所得又有所失	101
12	西西曼家闹鬼了	106
13	夏日的傍晚,回到阿尔卑斯山	117
14	礼拜天的教堂钟声	133



下卷 海蒂学以致用

15	为旅行做准备	148
16	阿尔卑斯山上的来客	155
17	回报	164
18	小村里的冬天	173
19	冬天还没有过完	183
20	远方的朋友来信了	191
21	接下来,在阿尔卑斯山上	206

22	意外发生了	214
23	再见,然而还会再相见	228



上 卷

海蒂的学习与游历

Hai Di De Xue Xi Yu You Li





1 上山投奔阿尔姆大叔

迈恩费尔德是一个古老而又迷人的瑞士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路，路的两边是绿油油的草地。小路弯弯曲曲，一直通向远处的群山脚下。越往上，小路就越窄。陡峭的小路穿过香气扑鼻的草地，直达雄伟的阿尔卑斯山的山顶。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早晨，从这条狭窄的小路上，走来两个姑娘。其中一个长得高高壮壮的，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儿。小女孩儿的脸颊热得红扑扑的，红得即使她的脸已经被太阳晒黑了也能看得出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除了六月的骄阳晒得她很热之外，这个小姑娘还穿得严严实实的，就好像在天气最冷的时候那样。她看起来不超过五岁，身上包裹了两三件衣服，并且，她的肩上还围了一条大大的红色棉披肩，脚上拖着厚重的大头鞋。所以她热得不行，慢慢腾腾地，费力地往山上爬着。

两个人爬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半山腰上的一个名叫阿尔姆的小村庄，这是那个高个子姑娘的家乡。因此，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要来和她打招呼。有些人是从窗子，有些人站在门口，还有人在路上。

高个子姑娘匆匆应答着，却没有停留片刻，而是继续赶路。等她们走到村子的尽头时，从零星散落的几户人家的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声音：“德尔塔，等一下！你要继续上山吗？我和你一起走！”

德尔塔停下来，她手里牵着的那个小女孩立刻抽出手，迅速坐到地上。

“你累了吗，海蒂？”德尔塔问那个孩子。

“不累，可是好热哦。”孩子回答。

“我们就快到山上了。”大一点的姑娘给她的小伙伴鼓劲儿，“你要再坚持一会儿，把步子迈得大大的，再有一个钟头我们就到了！”

这时，一个壮壮实实、面容亲切的女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两个老熟人一见面就聊起了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和村子里的人们。小女孩站起来，在那两个人身后四处转悠。

“你要带这个孩子去哪，德尔塔？她就是你姐姐留下来的孩子，那个孤儿吗？”

“是的。”德尔塔回答，“我要带她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我想把她留在那里。”

“什么？德尔塔，你一定是糊涂了，竟想把她带到他那儿去！我敢肯定，你怎么把这孩子给他，他也会怎么把这孩子给你，一句话也不会听你的。”

“凭什么？他是她的爷爷，现在正是他该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的时候了。一直都是我在照看她。现在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告诉你吧，巴贝尔，这个孩子可不能再来碍我的事儿，让我干不成这份活儿！现在，该是他的爷爷来尽尽责任了。”

“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事情就简单多了，”壮实的巴贝尔不赞同地说，“但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了，他怎么可能会照顾一个孩子，尤其还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肯定会受不了山上的日子的！不过，你要去哪里工作呢？”

“去德国，”德尔塔说，“去年夏天，从法兰克福来了一户人家，他们到拉加兹度假，住在温泉旅馆里，我替他们照料房间。那时，他们就想带我一起回去，可是当时我却走不开。今年，他们又来



了,而且还想带我走,你要知道,这次我可打算去了!”

“唉!我真庆幸我不是那个孩子!”巴贝尔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大声说道,“没人知道那个老头在山上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一年到头也不去一次教堂。即使他偶尔下山来,大家也都躲他远远的,我们都怕他。他的眉毛花白花白的,长得又浓又密,一副大胡子又怪又吓人,简直就像个异教徒或印第安人。他只要一拿着他那根粗粗的拐棍走在路上,我们就不敢一个人单独和他碰上。”

“这可不关我的事。”德尔塔固执地说,“他是她的爷爷,他有责任照顾她。他不会把她怎么着的。如果真有什么的话,也不关我的事。”

“我想知道,”巴贝尔好奇地说,“我真想知道那位老人家有什么良心不安的,为什么他看上去那么凶,为什么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阿尔姆山上,不怎么露面?关于他,大家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说法。你肯定从你姐姐那儿听说了什么吧,德尔塔,是不是?”

“她当然跟我说过喽,但是我可不会四处张扬。要是被他知道了,就麻烦了!”

可是,巴贝尔才不想放过这个了解大叔的好机会。为什么他独自一个人住在山上,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他又害怕他,还有人们为什么管他叫阿尔姆大叔,他不大可能真的是村子里所有人的大叔吧?但是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她也跟着这么叫了。

巴贝尔嫁进这个村子里才没多久,她的娘家就在山下的普拉提根。所以对这么些年来,小村和小村附近发生的事情,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她并不了解。然而,她的好朋友德尔塔却不同,她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母亲去世后,她才到了山下的拉加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做一家大旅馆的女服务员。这天早上,她带着那个小姑娘一路从拉加兹赶回来,恰好有个熟人,正赶着装满干草的车回家,顺路把她们一直带到了麦恩菲尔德。



巴贝尔挽住德尔塔的胳膊，急切地问道：“至少你可以告诉我，大家的话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吧，德尔塔？告诉我吧，求求你了，那个老头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来都是这样的吗？”

“我无法告诉你他是不是从来都这样，我今年二十六岁，而他肯定不止七十了，你可不能指望我告诉你他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不过我妈妈和他都是多姆列希的人，如果你保证把话烂在肚子里，不让普拉提根的人都知道，我倒可以告诉你不少事情。”

“什么呀，德尔塔，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巴贝尔生气地说，就好像被人冤枉了一样，“普拉提根的人不会乱嚼舌头的，而我一向能守得住秘密。你把话告诉我我是不会后悔的，我向你保证！”

“好吧，你可要说话算话！”德尔塔郑重地对她说。然后，她向周围看了看，看那个孩子离她们近不近，怕孩子听到她们将要说的话。可是，左瞧右瞧，她都没看见那小姑娘。两个年轻的女人刚才只顾着聊天，根本就没注意到她不见了，她肯定老早就没跟着她们了。德尔塔四处张望着寻她，但是从这里一直到村头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看见她了！”巴贝尔叫道，“她在那儿！你看见了吗？”她指着小路上一个远远的背影说道，“瞧，她正跟着羊倌彼得，还有他的羊群往山上爬呢。奇怪，他今天怎么这么晚才赶羊上山。不过，这对我们倒是正好。他可以看着那个孩子，你也可以安心心地和我说话了。”

“彼得用不着费心看着她，”德尔塔说，“别看她还不到五岁，可聪明着呢，她那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转着，总是喜欢到处看，而且知道看见的是什么。我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将来，这一点会对她非常有用。因为在这个世上，除了他的小屋和两只羊，大叔什么也没有了。”

“那他以前很富有吗？”巴贝尔问。

“可以这么说。他以前拥有过多姆列希最好的一家农场。他



是长子,只有一个老实文静的弟弟。可大叔什么都不干,尽做花花公子的那些事儿,他四处游荡,和一些坏家伙们在一起厮混。很快,家产就被他吃喝玩乐给败光了。父母为此悲伤过度,先后去世了。他的弟弟也沦落到以乞讨为生,远走他乡。而大叔本人,除了坏名声,也变得一无所有了。后来听说他和那些当兵的去了那不勒斯,这之后,又有十二年或者十五年没有他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带着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回来了,他想在自己的亲戚家找个地方住下来。但是家家大门紧闭,没有人想知道他的事,也不想和他扯上关系。”

“嗨!”听到这里,巴贝尔吹了一声口哨。

“这令他很不是滋味,他发誓再也不会回到多姆列希。于是他带着那个孩子。托比亚斯来到了德尔弗里。后来他结了婚,老婆是南方的格里森人,但结婚没多久她就去世了。那时大叔可能还有一点钱,因为他让托比亚斯去做了木匠学徒。托比亚斯踏实稳重,德尔弗里的人对他印象很好。但是没有人对大叔有什么好感,甚至有谣传说,他在那不勒斯不得已做了逃兵,他杀过一个人,当然不是公平的战斗了,你知道吧,是在和别人争吵的时候杀的。不过,我们还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亲戚。我妈妈的祖母和他的祖母是表姐妹。所以我们管他叫大叔,又因为村子里,在父亲这一支系上,几乎所有人都沾亲带故,所以村里人也全都管他叫大叔。等到他搬上阿尔姆山以后,人们又都叫他阿尔姆大叔了。”

“那托比亚斯呢?”巴贝尔急切地问。

“别急呀。我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说完吧?”德尔塔叫道,“托比亚斯在梅尔斯当学徒,出师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并和我的姐姐阿德雷德结了婚,他们早就相爱了。但是他们的欢乐时光并不长久。两年后,在一次盖房子时,托比亚斯被一根掉下来的横梁砸死了。看到自己丈夫被砸得不成样子,可怜的阿德



雷德受了惊，再加上伤心过度，她发起了高烧，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她的身体一直很虚弱，那几天更是精神恍惚。托比亚斯下葬两个星期之后，她也去世了。他们两人的悲惨命运一直被人们挂在嘴上，大家都说，这是上天在惩罚大叔之前的荒唐行为。还有人甚至当着大叔的面说了这话。我们的牧师也想唤醒他的良知，劝告他认罪悔改。但是这却令他更愤恨，更固执，再也不和任何人搭话，所有人开始躲着他走路。后来听说他搬到了阿尔姆山上，再也不愿下来。母亲和我接管了阿德雷德的孩子，她那时才一岁，就成了孤儿。去年夏天，母亲去世后，我想到温泉村去打工，只好把她交给了山上普菲费塞多弗的老婆婆乌泽拉。这样，我整个冬天就呆在温泉村。早春的时候，我去年服侍过的那家人又从法兰克福来了，再次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走。后天早上我们就出发。我和你说，这可是份好工作呢。”

“那么，现在，你想把这个孩子丢给那个可怕的老头喽。我真想不明白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来！”巴贝尔责备地说。

“那我该怎么办？”德尔塔反驳道，“我真的已经对那个孩子尽心了。我不知道还可以把她带到哪儿去。我不认为我能带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去法兰克福。对了，巴贝尔，你要去哪里？我们已经到了阿尔姆半山腰了。”

“我到了我要到的地方。我要去找羊倌彼得的妈妈说点事。她冬天的时候要替我纺纱。那我们就在这儿说再见吧，德尔塔。祝你好运！”

德尔塔与她的朋友握手告别，她站在原地没动，看着巴贝尔走进了一个小小的、黑褐色的山间小屋。这个小屋建在离路边几步远的一个山坳里，这个位置很好，在这里，小屋可以避过山风的侵袭。可即使是这样，小屋也快破得住不下人了。每次山风刮过来时，屋里的所有门窗就会哐哐作响，老旧腐朽的房梁就会来回晃动。



这里就是羊倌彼得的家，这个十一岁的男孩每天都到德尔弗里，把各家的羊集合起来，将它们赶上阿尔姆山，在那里啃食牧草。晚上，他再把吃饱喝足、高兴得四处跳跃的羊群赶下山来。一到了德尔弗里的村口，他就会把手放在嘴上吹响口哨，那些羊的主人就会立刻来把各自的羊给带走。来领走羊的大多数是些男孩儿女孩儿，那些羊都很温驯，孩子们并不怕它们。这是一天中彼得唯一和他的同龄孩子们碰面相处的时候。整个夏季其他的时间里，那些羊是他唯一的伙伴。

彼得的家里住着他的妈妈和双眼失明的奶奶，他和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早上，他匆匆忙忙地吞掉面包，喝掉牛奶，早早地离开家；晚上，他很晚才从德尔弗里回来，只来得及吞掉自己的晚饭，就倒头睡去。他总是尽量和其他孩子们在一起，和他们说话、玩耍。他的爸爸也被大家叫做“羊倌彼得”，这个名字也是他小时候就用惯了的。不过，他在几年前伐木时出了一场事故，从树上摔了下来，去世了。他的妈妈叫布里吉达，而他失明的奶奶，则被附近的人叫做“婆婆”，不管是老是少。

德尔塔等了足足有十分钟，看海蒂是不是跟在羊群后面上山来了。但是她到处都没看到他们，于是就爬高了一点，以便更好地看清下面的山谷，她的动作越来越急躁，脸上的神情越来越不耐烦。

此时，那个孩子被落在了后面，正慢慢地，歪歪扭扭地往山上爬。彼得只顾自己走路，因为他的羊群要去找最好吃的牧草，最好吃的灌木。于是，他就和羊群一起在路上绕来绕去，一开始，可怜的小姑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能跟上他，她被身上厚重的衣服压得喘不过气。但她没有出声，而是看了看彼得，彼得穿着单裤，光着脚，轻松地跳跃着。她又看向那些羊，它们用细长的四条腿，敏捷地跨过一片片草地、一块块石头和一个个斜坡。

突然，那个孩子坐到了地上，迅速脱掉鞋袜。然后，她又站



了起来，把厚厚的披肩摘了下来，解开外面那身好看的衣裳。脱完了这一层衣服，里面还有一层。接着，她又脱下里面那身平常的衣服。德尔塔姨妈为了不拿着那身好看的衣服，把它们都套在了海蒂平常穿的衣服上。脱掉平常穿的那身衣服后，那孩子身上就只剩下一身内衣了。她站在那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甩了甩两条僵硬的小胳膊，她的胳膊上光光的，只有小半截短袖。然后，她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卷成一堆，开始蹦蹦跳跳地去追赶彼得和羊群了。当彼得看到她赶上来时，张开嘴笑了。当他转过身，看到后面地上的那一小堆衣服时，他的嘴咧得更大了，简直合不拢来，但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小女孩快活多了，也轻松多了，她开始和彼得说话，问了他很多问题，他有多少只羊啊，他要带它们去哪里呀，到了要去的地方，他都干些什么呀，等等。彼得不得不一一告诉她。

最后，这两个孩子和羊群终于到了小屋，到了德尔塔姨妈的眼前。

刚一看到他们，德尔塔就尖叫道：“海蒂！你干了什么？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你的衣服呢？你的披肩呢？我刚给你买的新鞋呢？还有我亲手给你做的袜子呢？那些东西都跑哪里去了？你把衣服都放到哪里去了，海蒂？”

孩子静静地指了指山下她放衣服的地方，说：“在那儿呢。”

姨妈顺着她的手指望去，远远看到一堆东西，最上面有个红点。她认出那是披肩的颜色。

“你这个傻瓜！”德尔塔气得直跳脚，“你怎么想的？你干吗把衣服全脱了？你什么意思？”

“我不需要那些衣服呀。”那孩子说道，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

“你怎么就这么笨，海蒂？”姨妈骂个不停，她的口气又是生气，又是责备，“你以为还有谁会再下去一趟，把那些衣服拿上来